

第二部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靳卫平 著

铁血英魂

第二部

九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铁血英魂

(第二部)

九 月

【目 录】

第一章 红日正当中 (001)

1. 辫子·刘二丫 (003)
2. 黑熊·恼人的消息 (007)
3. 野训·《劝兵歌》·禁闭 (010)
4. 廊中辩·芭蕉别 (018)
5. 柔情欲断 (025)
6. 双环髻水田衣·淫 (031)
7. 一对孔雀·不置可否 (037)
8. 商埠·《小上坟》·机关枪营 (042)
9. 听 戏 (050)
10. 深渊·泪雨飘飞 (055)
11. 铜铺闲谈·汉华震怒 (060)
12. 龙元法币·总督之烦恼 (066)
13. 黑龙潭·墓·《警世钟》 (072)
14. 总督青眼·禁书 (078)
15. 走投无路 (085)
16. 河口·紫檀观音 (089)
17. 申·李根源成竹在胸 (096)
18. 突袭·血印子·军歌响起 (103)

第二章 卷地西风 (115)

1. 逃·剥隘·罗佩金 (117)
2. 典礼·人海相会 (126)
3. 药 香 (133)
4. 虎大伤人 (139)
5. 昙华寺·群雄会 (145)
6. 辉县避暑·来客 (156)
7. 京城有消息·养寿园 (165)
8. 问 答 (181)
9. 樊素口·小蛮腰·雨雾销魂 (191)

铁血英魂

(第二部)

九 月

10. 圈 套	(197)
11. 香珠断线·调虎离山	(202)
12. 忍·法国葡萄酒	(214)
13. 雨中悲歌·断指	(219)
第三章 暮归残日	(229)
1. 内阁难产·广州急电·老庆有病	(231)
2. 绣楼下	(248)
3. 养心殿·喜和忧	(253)
4. 郁闷·人事变	(258)
5. 陆军部·会操事	(270)
6. 段祺瑞之烦恼	(277)
第四章 秋风急雨暗洗兵	(287)
1. 预谋·蔡锷是何人?	(289)
2. 请 帖	(296)
3. 情难投	(301)
4. 饺 子	(306)
5. 观操使事宜	(311)
6. 谢恩宴·试探	(316)
7. 子弹不翼而飞·拘押	(325)
8. 龙门议事·暗出援手	(333)
9. 路权·二丫悲情	(340)
第五章 紫陌京尘	(351)
1. 武昌兵变·再荐袁世凯	(353)
2. 寿宴·想起赵匡胤	(366)
3. 名节·授补湖广总督·观望	(370)
4. 摄政王急了	(383)
第六章 九月菊花处处开	(387)
1. 筹办秋操·情困	(389)
2. 风声鹤唳·布兵	(395)
3. 密会·分歧	(399)

铁血英魂

(第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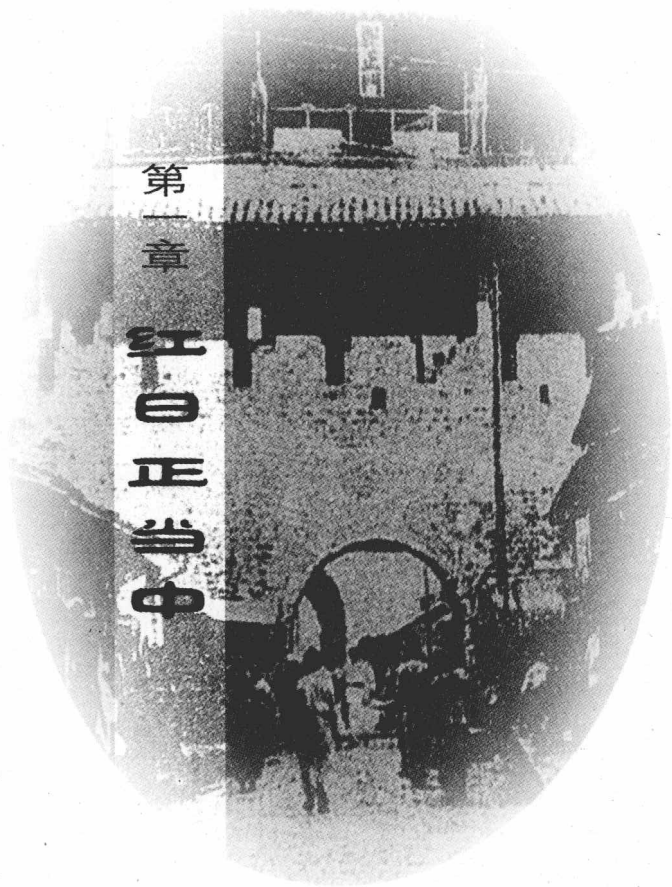
九 月

4. 蔡锷变·海源寺 (408)
5. 武侯祠官佐会议·话“萧墙” (413)
6. 李鸿祥营·白鹭西飞 (419)
7. 盯梢·步步紧逼 (424)
8. 密 会 (433)
9. 兵权·同志被捕 (439)
10. 炮指北门·蹊跷电话 (447)
11. 二丫癫狂·风声急 (452)
12. 大帅亲布金汤 (458)
13. 举兵韬略 (461)
14. 北校场·巫家坝 (466)
15. 军刀即将出鞘·李经羲的“算盘” (470)
16. 葵龙菊 (475)
17. 九月初九上午·血宴 (482)
18. “老子要造反!” (485)

尾 声 (491)

第一章

红日正当中



1. 辫子·刘二丫

宣统元年岁末，讲武堂开堂四个月一切均步入正轨。

今天是讲武堂的星期放假日，操场上空旷萧瑟，教官们有家室的已早早回家，无家室的则进城访友或逛街去了。冷寂的堂内仅有几名值星官在四处巡游。

邓泰中、杨蓁、朱德和武士祺在教室和宿舍来回寻找云波，昨天夜里几个人就商量好了，今天要出城到近华浦大观楼游玩。

走出大门时，杨蓁哈哈一笑，指着洪化桥方向说：

“看，云波身边那个小女子，是刘二丫不是？”

武士祺伸直脖子看了一眼，酸溜溜地说：

“世间最难得者兄弟，云波见了女人把弟兄们全忘了。”

朱德笑着拍拍他，说：

“士祺，人家相好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这么说云波，话就太难听了。”

邓泰中等人嘻嘻哈哈跑过来，立刻把云波和刘二丫团团围住。

刘二丫伸手把云波手中的布包接过来，接着又把一双崭新的布鞋塞给了云波。上一个星期放假日刘二丫就发现云波的裤子有几个破洞，想为他缝补可又没机会，于是约定今天这个假日来取裤子。

刘二丫在一夺一塞之间，显得亲密自然，众目睽睽之下，云波愈加不好意思。

“二丫，回去吧，我跟弟兄们还有正事要办。”云波顺手将那双新鞋插在腰上。

“别骗我，今天是星期日，能有啥正事？”刘二丫笑着问。

“骗你干嘛？真有正事，快回吧。”云波执意让刘二丫回去。

“我又不是外人。”刘二丫撅着嘴扭着身子向其他人投去了求助的目光。

“二丫，在云波眼中你不是外人，在弟兄们眼里你还是个外人，那些个闺房蜜语恐怕只能说给云波一个人听，总不会让弟兄们听吧？”武士祺一贯都有好色的毛病，凡遇到女性总免不了要说几句荤话。

武士祺嘻嘻一笑，瞥一眼云波又说：

“云波不带二丫，我带二丫，二丫走。”

武士祺说着便去拉刘二丫的手。刘二丫咯咯笑着把手一缩，目光忸怩地看着云波，温婉和柔中夹带着固执。云波无法多说什么，只好把她带在身边。

出西门不远便是篆塘码头，这里是向南通往滇池的水道，俗称西门河。早在元代初期，为了便于从滇池沿岸向省城水运粮草货物，便开掘了这条从滇池北岸直通昆明的人工河道。由于水道运输的便利，官商大小船只逐年增多。到清初，水道运输日显堵塞，河道被再次拓宽，篆塘一带便成了各路货物的集散地，并逐步演变为西门外的交易市场。

一行人在码头登上了一条篷船，小船轻摇，从拥挤的群船中驶出，朝西南缓缓而去。

船篷下摆着刚买的烤饵块和火烧包谷，佐以酥脆的油炸谷雀和螺蛳凉肉。大家心情惬意，一边品着小吃一边说笑，不觉船行半程。

云波此时半靠篷壁读着闲书，刘二丫在一旁为他细心地梳理着发辫，杨蓁坐在对面手捧《革命军》，邓泰中和朱德立在篷外船头迎风观景，只有武士祺坐在舷边手弄清波，不时回头斜睨着云波和刘二丫，目光中颇有忌妒。

读到了动心处，杨蓁会心地笑出了声：

“邹容^①问：‘中国黄龙旗下，有一种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杂糅不一，以组成一大种，这就是国民吗？’云波如何看？”

云波把闲书丢到一边。

“清廷不亡，奴才还是奴才，主子还是主子，哪来的国民？”

刘二丫轻轻在他头上拍了一下。

“别动，辫子梳好了再说话。”

武士祺刚钻入篷内，看到了这一幕心里不免酸溜溜的，扭头又想钻出来。这时邓泰中恰好也要进篷。

“出来干什么？不是在读《革命军》吗？”

“篷里闷得慌，还是外头透气。”武士祺说。

^①邹容，原名绍陶，字蔚丹，四川巴县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自费留学日本。次年在上海撰写《革命军》，宣传革命是“天演之公例”，号召推翻清朝统治；同年被捕入狱。1905年死于狱中。

“邓大哥，你那根辫子硬得都快梳不开了，等会儿我给你梳梳。”刘二丫快活地说。

邓泰中顺手把武士祺推入篷内，自己也钻进来挤在杨蓁身边坐下，伸手拎起一只焦黄的谷雀，送入口中。

“我就不梳了，正琢磨着什么时候剪了这东西，堂堂正正做一名国民。”

“说啥话，当了国民就不兴洗脸梳理辫子？”刘二丫嬉笑着问。

“小乖乖不懂的事还多着呢，你问问云波他今天敢把辫子一刀剪了吗？不敢。再问问他到了民国还要这根辫子吗？不要。懂了吧，这就叫革命。”武士祺能在刘二丫面前说这一通道理，十分得意。

杨蓁不屑地笑笑。

“革命也不像你老兄说的那么简单。”

武士祺被杨蓁的话噎住了，手往脑后一挽把辫子握在手中，故意做出爱惜的样子说：

“是啊，兄弟脑子笨，辫子当不当剪咱不敢有戏言。杨蓁若有本事，不妨就剪剪看。”

邓泰中笑着伸手在武士祺后背杵了一下，说：

“不就是一剪两断的事吗？不把狗日的朝廷推翻，剪了辫子又有何用？”

武士祺把辫子往脑后一甩，说：

“说得轻巧，兄弟倒想领教领教你脑后无辫如何以秃头示人。”

“二丫，剪刀拿来。”邓泰中或许被激怒了，身子一晃，辫子甩到了前胸。

“泰中，使不得。”朱德认真地说。

“有啥使不得，二丫，给我剪刀。”邓泰中伸手要剪刀。一看邓泰中真上了劲，杨蓁摇着手也站起来。

“泰中，玩笑不可当真。”

武士祺依然一脸讪笑，说着添气的话：

“二丫，给他剪刀，看看他是真丈夫还是假丈夫？”

邓泰中执意要剪刀，云波笑嘻嘻地把他挡在身前，力劝不可鲁莽。刘二丫慌了，连忙躲到云波身后，心里噔噔直跳。

事情由武士祺引起，大家又把话锋指向了他。武士祺仍然嘴硬：

“人家的辫子长在人家的头上，要断要留是人家的。”

刘二丫指着武士祺嚷起来：

“武士祺，你少说两句行不行？一船人就数你能，说点啥不好，男人的辫子哪能说剪就剪的，要剪你自己剪。邓大哥，我帮你梳梳，像乱麻一样拖着也难受。”

事情本该到此了结，邓泰中也走出篷外，不想武士祺说话了：

“可怜了二丫空有一手梳头的好手艺，邓大哥那根辫子说剪就剪，还轮得到你帮着梳理？”

这回把邓泰中刺痛了，他折返回来冲着刘二丫大喊一声：

“二丫！剪刀！”

武士祺哼了一声，说：

“奉劝一句，出了事与我无关。”

被激怒的邓泰中什么也不顾了，他扑上前要夺剪刀，船上的人一时乱起来。朱德抱住他的腰大声喊叫：

“不能这么干！谁不想剪辫子？可这使不得！”

云波把刘二丫往后推搡，又怒目指向武士祺，说：

“狗嘴吐不出象牙！闹出乱子你担当得起吗？”

武士祺顿时软下来。

“泰中！泰中兄！你可不能怨我呀……”

邓泰中几近癫狂，夺过剪刀，眼闪泪花，高举着剪子悲怆地说：

“各位弟兄，人人都知道发肤受之于父母，但我汉家祖宗从未让子孙在脑后拖累这条羞辱人格的辫子，与其说这是辫子，不如说是清廷专制强加于我四万万同胞身上的孽根。我邓泰中今日剪辫断发，自作自为，断头下狱也无所畏惧。弟兄们睁大眼睛看仔细，此辫迟早都留不住，到时免得手忙脚乱不利索。记住了，抓牢辫根，下剪要狠——”

人们瞠目结舌，只见他身挟一股凉风呼地钻出篷外，霎时剪锋一闪，啞拉一声断去的辫子已握在手中。

江风徐徐而来，邓泰中脑后短发被吹散，飞乱的发丝在他两颊左右摆动。这一刻所有的人都在悚然发呆。

武士祺这时却缩到一角。

刘二丫两眼惶惶，周身抖颤紧紧依偎在云波身上。云波却越想越气，生硬地将刘二丫推到一边，走出篷外。

水波在船下轻轻溅起，发出泠然声响。两岸稻田青苗茵茵，远处有成群的白鹭在田野中悠闲觅食，西山横卧于滇池西岸，薄云依稀在山腰处流动。这些美景本该让人心旷神怡，可惜已无人再去欣赏。

邓泰中、杨蓁、云波、朱德立于船头，脸色阴沉默然不语。水道渐渐变宽，近华浦大观楼已清晰可见。

待在篷内的刘二丫偷偷呜咽着，用凄然的眼神看着云波的背影。邓泰中震怒断发，云波又如此冰冷陌生，刘二丫被吓蒙了，她不知不觉得把头靠在武士祺肩上，委屈地流着泪。

武士祺朝篷外瞟了一眼，低声宽慰着她：

“二丫，这事不怨你，用不着担心。”

“可他们……云波他……”

“又不是你干的，云波他算老几？”

“云波是好人……可今天他……”

“二丫呀，好人坏人可不是凭嘴说的。像他这号的，出这点小事就吓成这副模样，将来要举大事说不定他早没影了。”

“云波不是这种人……”

“二丫，谁是好男人，将来你才会知道，路遥才知马力……”

说到这里，刘二丫愈加伤心，忍不住偎在武士祺胸前嘤嘤啜泣。

武士祺心涌邪念，一只手鬼使神差地挽到刘二丫腰下，轻轻拍抚揉搓起来。

2. 黑熊·恼人的消息

钟灵同接任十九镇关防已有两年，照例应年年下去巡营，视察营务督办练兵。由于他是从大理擢升统制，所以对大理情有独钟，近两年巡营往大理跑得多，而临安府七十五标驻军却很少能恭迎到他的驾。

十天前钟灵同终于率镇署十几名官佐到七十五标防地走了一趟，并在临安府境内呆了七天，除了观看营伍操练，抽查一下军械之外，又到个旧、蒙自、元阳几个县巡游了一番。每到一地，当地的官员无

不隆重接待，请客吃饭陪同游玩是少不了的内容。地方的热情与周详，让钟灵同十分满意。最令钟灵同感到高兴的是意外收获了一只黑熊，这是驻防在阿迷县第二营一名安徽籍管带送的。黑熊憨态喜人，通体黑毛，活泼好动，是一只不到一岁的小熊，其聪明温顺善解人意，是营盘内的一大活宝。听说钟灵同要把黑熊带回昆明，二营官兵虽有不舍，却无人敢持异议。

钟灵同一回到昆明，便在署内专辟一隅把黑熊圈养起来，为了能照料好这只黑熊，又从马房调出一人专事喂养。钟灵同对这只黑熊如此悉心是有原因的。

今天一早丁锦来到统制署向钟灵同陈情营务。钟灵同刚吃过早餐，懒得更换军服，一边信步到各科室转悠一边听着丁锦的陈述。二人悠闲地来到了院墙一角，黑熊便关在这里的木笼内。

钟灵同用树枝一边给黑熊挠痒，一边得意地说：

“营务的事你看着办就行了。你看这熊怎么样？多逗人。”

进城之前就听说钟灵同从下边弄了只熊回来，摸不清这位统制为何起闲心，于是也取一根树枝为这只熊挠起来。

“去年士兵在山沟里操演也抓到一只熊，这东西胃口太大，后来我让人把它毙了。”

钟灵同说：

“慕韩，我这也是捧着花名册到粮道衙门拨粮的，我这是代人喂养。”

“大人岂能代人喂养？”

“李经羲快入滇了，多年的封疆大吏，与咱北洋素无交往，过来就是你我的顶头上峰。听说此公过去在云南任上就喜欢玩养禽兽，这是我为他准备的见面礼，慕韩以为如何？”

丁锦顿悟而笑，连连点头。

“这当然好，李大人收下这份大礼，日后灵同大人办事也省心。”

“不是我省心，是镇台衙门省心，是军界省心。”

“那是那是，大人苦心孤诣，一切为的都是十九镇。”

这时刘恭正赶来报告，说靳云鹏来了，有事商谈。钟灵同和丁锦来到书房，靳云鹏脸色难看，穿一件藏青色毛料长袍，显然来得有些

匆忙。

钟灵同往虎皮软椅中一靠，抽着旱烟问：

“翼青有什么要紧事？”

“讲武堂那边出事了。”

靳云鹏脱下长袍挂到一边，随即掏出纸烟递给丁锦一支，自己点上一支狠狠吸了一口，吐着烟雾冷冷地说：

“今天一早何佩文就来了电话，说讲武堂有学员擅自断发剪辮。”

钟灵同一愣，把烟杆在地上磕了几下，问：

“胡作非为！这人是谁？”

“说今天一早出操，跑步收操后在地上发现一根假辮子，佩文正暗中查找此人。”

丁锦说：“这是个大事，倘是滋意犯上藐法，就当重处。”

钟灵同眉头紧锁久久难展，站起身左右踱步一阵，郁闷地叹息一声说：

“得让李根源把话说明白，问问他这个总办是干什么吃的？六百号学生交给他将近半年，如何会教出这等狂妄之徒？刘参谋你打个电话，让李根源速来见我。”

“就说钟大人今日专事等见李根源，此事不得迟误。”靳云鹏又补了一句。

刘恭正脚跟一并，匆匆出了书房。

不大一会儿，刘恭正回到书房，说：

“大人，李根源不在，说是和炮科、步科的教官带领学员刚出城，提调处的人说是到北郊进行野外演习教范，大约午后才会返城。”

钟灵同顿时无语，刘恭正接着又说：

“院上刚才来电话，沈秉堃大人说午后请钟大人入署，会商迎接新任总督入城事宜。”

钟灵同和靳云鹏不觉一愣，没想到李经羲说来就来。

几个人正在发愣，行色匆匆的何国华也赶来了，一进门便立正敬礼，神色得意地朗声报告：

“讲武堂教官何国华报告！”

钟灵同心情不悦，拿起竹烟杆一边填着烟丝一边说：

“报告个屁，瞧你那个讲武堂做下的好事。屁大个学堂不好好整肃，丢人现眼！弄不好你何国华也得卷起铺盖滚蛋！到底是怎么弄的，半年不到就闹出这等事？李根源是瞎子，你何佩文也是瞎子？学员吃了豹子胆，说剪辫子就剪辫子？事前就没有一点征兆？我早说过，李根源那帮人都是坐地户本地人，难免不会有庇护一说。你呢？你何国华不一样，让你盯紧点，你就是不听，捅出娄子你来报告，这是我钟某人的事吗？”

原先还兴冲冲的何国华，被劈头盖脸痛斥一通，脸上一阵青白，既委屈又无奈。靳云鹏只是一笑，招手示意何国华在自己身边坐下，递了支烟给他，随后又慨然一叹说：

“佩文，此事要下工夫查，一定要把人挖出来。”

何国华说：“此人现已查实。”

“是谁？”

“邓泰中，甲班二期学员。”

3. 野训·《劝兵歌》·禁闭

按教程安排，今天是甲班、特别班拉出野外训练的日子。

早操训练已经结束，学员正在吃早餐，李根源召集提调处、监督处以及步科、炮科、工兵科、辎重科五科长，在“思沐小墅”商议野外教范细节。

唐继尧和谢汝翼这时也来到小院，二人没有和其他人打招呼，径直把李根源请入书房。三人低语一阵，李根源一下子变了脸色。接着李烈钧也进来了，神色严峻地把晨操以及体罚邓泰中的经过简要作了说明。

随即唐继尧又和李烈钧低声争吵起来。

“协和，体罚也要看人，你不打那两下，邓泰中不会出事！”

“今日操练他心不在焉。”李烈钧看了李根源一眼。

“邓泰中是优等生！”

“体罚的就是他这个优等生！”

“体罚方显无能！”

“难道你唐冀赓就从未动过手？”

看着二人争吵越来越激烈，李根源烦躁地拍了拍书案，说：

“要吵就出去，我这里不是判案公堂。冀赓我问你，邓泰中是不是嫌我讲武堂庙门太低有意另投高门？”

唐继尧怨气未消，又遭到李根源奚落般的责问，脸色变得愈加难看，窝着心火走到窗前点燃一支烟，怅然叹息不发一言。

李根源沉默一阵走到唐继尧身边，自己也取出一支烟，为了缓和气氛，伸手向唐继尧要火柴。唐继尧沉着脸把火柴拍入李根源手中。

点上烟吸了一口，李根源问：

“邓泰中为何要剪辫？”

“不知道。”

“你与他是中表！”

“他是学员我是教官，印泉不必把这一层也扯进去。”

“既有这层关系，该问的我必须问！”

“再问十遍我也不知道，要问就问邓泰中。”

这时候小院里又涌进一群人，何国华带着几名学员推推搡搡把邓泰中押入了院内。

一时间小院内人声嘈杂，唯有何国华得意的声音十分响亮，压过了众人。李根源一脸冷漠地出现在众人面前，他挥手让学员都退出小院，又喝退了前来看热闹的几名助教及马房茶房的杂役。接着又吩咐负责野训的教官去召集学员队伍，作好出发准备。

该走的人都走了，小院里只剩下六七个人。李根源招呼所有的人都坐下，瞥一眼何国华，开门见山地说：

“邓泰中剪了辫子，我已经听说，那就先听听何教官的意见，此事当如何处置？”

何国华把一条辫子从口袋里抽出往石桌上一拍，傲慢地斜了邓泰中一眼，说：

“假辫是我在操场上捡到的，此事已向靳大人作了报告。邓泰中的行径是藐法妄为，实属大逆，有不轨之嫌。”

李根源目光瞟向邓泰中，发现他左颊红肿，嘴角处隐现血迹。

这时唐继尧神色严峻，故意冲着邓泰中高声说：

“邓泰中！为何剪辫？”

刚强的邓泰中鼻子一酸，两行热泪滚出眼眶。

“碍事，不利操练。”

李根源暗自一笑，觉得邓泰中回答得很聪明。

何国华指着石桌上的一堆辫发说：

“休再狡辩了，乱党以割辫为盟，仅凭这就可以乱党办你！”

谢汝翼佯装点头同意，但说出来的话却隐含他意：

“何教官的话虽说言重，有几分道理，但话又说回来，以剪辫论党人又言过其实了。我认为邓泰中擅自行事有违学堂章程。邓泰中，你听好，该不该割去辫子由不得你，再者此举你事先也未报告。”

李根源有意板下脸打断了他的话，说：

“这不是报告不报告的事，报告了又怎么样？我这个总办，堂内的事什么都可以管，但这件事我不能管。人人都知道，剃头匠干的活计虽不显眼，但也算个拿家伙的‘钦差’，是个‘奉旨修发’的行当。剃头修发留长辫是大清二百六十多年前定下的老得不能再老的规矩，再老也是个规矩。至于规矩该不该破？何时能破？我不知道。倘若要破，朝廷自会颁诏降谕，岂是我等操心的事？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论。今天要野操，这是大事，是大事就不能耽误。我看邓泰中的事先放一放，等野操收队再作处理，诸位看行不行？”

唐继尧、谢汝翼、李烈钧纷纷点头，监督处、提调处的人也无异议。何国华恍惚片刻，心存不甘地问：

“这……这就算完了？”

唐继尧问：“那你还要怎样？”

“这么大的事，三句话便不了了之，上头追究下来由谁来扛？如何办？不能就这么草率完结。”

唐继尧忍不住扯高了音调，大声说：

“总办已经发话，今日野外操演是大事，你没听见？”

何国华说：“我耳朵不聋。”

李根源微微一笑，缓缓起身来到邓泰中身旁，指了指他嘴角血迹说：

“你们看，邓泰中嘴上还留着血印子，这是他今天晨操懈怠所